

明書



明書卷一百八

靈壽傅維鑣纂

列傳二

忠節傳八

張原陸榮楊爵馮恩附子傳

張原字士元別號玉坡三原人師事故戶尚書王承裕講理學與馮谿田爲友言動一於古人弘治乙卯舉於鄉正德甲戌成進士授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卽上書言十二事曰正守令擇將帥理刑獄汰冗食省征斂慎工作恤士卒明賞罰禮大臣開言路崇天道進德業忤旨降貴州新

明書卷一百八

一

添驛驛丞至貴州學者聞其名莫不裹糧負笈而從經所指授輒充然有得居夷八年困心衡慮用是造詣益精閱歷益熟夷方士風爲之一變世宗卽位復召兵科給事中原感激益以諫諍爲已任言皆剴切凡論國家大計及進賢退不肖詞嚴色正慷慨風生上亦多嘉納之三年七月以諫大禮被逮杖死閣下先是原有停司禮監請乞一疏羣閭銜之以故廷杖獨重竟死年五十一時禁方嚴弔客無敢至者獨都給事安磐與原同杖幸不死爲之經紀後事因哭以詩曰七載夷方謫三年諫議班家聲賴臺史封事動天顏弔客何人至秦川有楓還不才同逐放後死淚

嘉慶穆宗初詔恤諸言事者贈太常少卿錄其子爲國子生

陸榮字子餘一字俊明長洲人爲人疏眉目美髭長尺骨稜起聰慧目數行下嘗讀書貞山後學者稱曰貞山先生長洲陸榮盛傾邑族人完嘗領太宰大司馬重於天下榮守諸生絕不附依及完敗而獨榮嶠然乃自以經術藝文爲王整所知曰是子也成將掩我舉應天鄉試明年成進士皆以春秋冠其經比對策大學士石瑋奇之拔第一有忌之者匿其策他所俟半而出之瑋大恨曰吾爲人所賣榮聞之不肯名石公客遷改翰林院庶吉士凡七試皆第

明書卷一百八

二

一究心經世之學以其餘爲古文辭每片言人以爲整復生應授官大學士楊一清復取第一時張璁桂萼以議禮驟貴幸爲密疏以諸庶吉士皆故輔宏私人上惑之傳出就選人格因得工料給事中拜命三日卽上疏言京邊諸要務因及人才學術國家理亂大策楊一清讀而嘆曰嚮以文士待陸生幾失之彼家敬輿何遜乎彼上時政四事皆時所不易言者月中疏凡三上一清愈欲一當榮榮引避又不肯名楊公客尋巡青乃剔其廐馬疏請斥市之歲省芻粟數萬司廩中貴人不便之爲蜚語中之榮發其奸因列牧政十事皆報可諸閭氣奪主浙江省試所收多知

名士時慶陽伯之奴張與他人鬪而其人不勝輒殺其母將以誣張法司獄得之麗大辟其人迫行賂東廠而慶陽爲武宗外家聞竊止心內薄之卽疎誣張實殿其母死非其子殺欲以動上果下法司會獄而都御史熊浹等力持前獄上怒爲奪浹官餘鑄秩其差桀抗章謂浹不當奪官獄不當反廠聞不當徇其辭甚危上怒逮廷杖之仍奉職如故璵夢時並相挾上眷凡事凌一清夢猶驚尋與璵角寵而桀桀奮曰決癰者乘將潰此非時耶夜草疏千餘言力陳璵夢之橫以爲不蚤去必亂天下其攻桂猶切方屬草而鬼笑於庭桀叱曰非二氏家鬼耶何自阻我草且亟

明書卷一百八

三

上之上大感動爲罷璵夢而特鑄夢保傳以示傾聽桀然猶難輔臣體置桀獄會詹事霍韜故與璵夢議禮合失黨而孤且疑出一清意遂抗章渥一清而爲二人鳴不平上卽日召璵入輔還夢所鑄保傳桀擬杖謫貴州都勻驛承而一清遂去國都勻在深山中桀裹劍以單車往不攜家至惟著書不輟居歲餘量移江西永新令永新方苦劫而桀訟以訟爲生比至首嚴保甲法奸無所容乃鉤得舍劫者主名凡數家出不意撲禽之而其最雄者彭震徒黨數千出沒鄰郡不可捕桀稔郡獄有大俠故嘗與震好能知其處召謂曰若欲生乎欲生爲我縛震來因授以方略使

壯士數輩挾之往遂縛震又計縛舍劫之豪者皆繫於獄訟師積猶悉捕執之數辯冤獄人驚以爲神明桀乃曰害去矣可進之教乃纂四禮儀式雜他條約講之學宮而後布之士民惟趨他邑視以爲準會當內遷念母老而璵方在事曰我猶墮彼罪耶拂衣歸吏民以數萬計哭扳之爲祠祀歸杜門多購異書經史子集以至方釋方技黃衣裨官之書亡不通曉皆手校謄猶精先朝典故與客談纒纒若貫珠其披擿精義指縱經略猶出人意表客亡不悅然自失也爲文節奏經緯斐然成章爲詩匠心古調不欲悅俗絕不通京中貴人問當其論紉璵夢時嘗嘗及嚴嵩

明書卷一百八

四

嵩貴用事重於二人其修隙又倍之以故卒不出霍韜頗自悔害列薦之又使人鄭重通殷勤桀夷然不屑也韜亦爽然入兩賢之事母孝母老失明所以娛悅者備至家具聲伎人或嘗之桀笑而不答及母卒開閣散遣後桀病革歎曰虛此五尺不以馬革裹而朽之牖下也卒久之穆宗卽位詔錄故言事者桀以嘗遷他官格小迂又二載始贈太常少卿所著有春秋鶴附注胡傳釋煙霞山房文集庚巳編見聞隨筆鈞元挾秘禮記史記注釋行於世楊爵富平人以進士歷官爲御史廉直有聲世宗中疏請慰人心以隆治道言臣惟人主一身用人行政萬化之本

原也是非得失方在乎幾微而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就關焉甚可畏也聖帝明王深察乎此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爲大於細圖難於易故能天人與交而有以延祚於靈長今天下大勢極矣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譏說而諛黨同伐異士風民俗於此大壞臣早夜耿耿至痛心流涕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洪恩下負所學也惟聖明垂聽焉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爲安以災爲利以可憂爲太平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積弊而

明書卷一百八

五

蠱所以爲不可救藥之病也往年夏秋恆暘不雨畿輔千里無禾惡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洵洵無聊此正陛下撤樂減膳率羣下祈祐之時也而大學士夏言數人者方以爲靈瑞而稱頌之不幾於安危利災以大可憂者爲樂耶孔子告顏淵爲邦在遠佞人如言等所謂佞人非耶大臣之職當輔君當道志仁先天下以爲憂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是所謂小人乘君子之器者也夫翊國公郭勛中外皆知其爲天下之惡朝廷之蠹也迹其舉動亦豈能有逃於聖鑒哉顧聖德優容不忍卽罪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爲奸不可近惡不

可長若止之於微過之於漸則朝廷優禮大臣體貌未失而武勳餘裔亦得以善其終或使檢惡肆毒潛干政柄羣邪趨赴善類退處於天下國家之禍必深矣治道去其太甚此其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得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以至於死亡臣近巡南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一人此南城一郭耳其諸五城尙未知有幾也千里之遠耳目之所不及又不知其有幾也此皆陛下之赤子望豆蓬延須臾之生而不得正陛下憂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累

明書卷一百八

六

舉無止工部屬官添設至數十員又以一方士之故差官萬里建修雷壇浚民膏血而不知卹民惟邦本固邦窮民之財盡民之力其無乃自蹙其根本也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修宮室而至於亡今北敵跳梁內寇竊發加以頻年災異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君臣每每以勤敬之道交相警戒如堯兢兢如舜業業如禹惜寸金如文王日昃不暇食武王以敬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熙泰陛下卽位之初勵精有爲不遑甯處嘗以敬一箴頒天下

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而服行之矣數年以來朝儀
開闢經筵報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嘗得一覩聖容未
嘗得一聆天語今庶官入覲遠自萬里孰不欲一望天顏
以慰快觀之心而咫尺闕庭不得一見臣恐人心日益怠
惰中外日益玩蔽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
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聖王之世執左
道以惑人者必誅而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所道官不必
備惟其人者也今舉名器之重而畀諸迂怪之徒異言異
服列於庭苑金紫赤綬延及方外而名器之濫極於此矣
陛下以天縱聖資爲上天元后遠宗帝王之道近守祖宗

明書卷一百八

七

之法細旃廣厦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
地合德日月合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
甯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而藉之爲聖躬之
福耶甚非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
天下之道也臣恐風聲所及人起異教貽四方之笑取百
世之譏於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禍
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諫虛懷納諫狂直敢言
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陛下能容敢以直言干冒
天聽言過激切而不獲罪者亦多有之此年以來震之以
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言出而身立死

明書卷一百八

八

近日左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爲罪而斥故臣下懷危慮
禍無復有犯顏直諫爲匡救逆耳之言夫成湯大聖人也
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商令主也傳說以木
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勛之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
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者也臣恐自今而後雖懷忠
義之心非灰心壯進甘退邱園亦必深自晦藏爲保身之
計孰敢發口論天下之事以取死亡哉忠盡杜口則諂諛
交進上德不達下情不通堂陛之近遠於萬里此其足以
失人心而致禍亂者五也伏願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
思今日守成爲不易戒敷夏言務篤忠貞以報國於郭助
預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罔之術
一主於慎獨以養天德達王道則莊敬日強而眉壽千億
虛明照物而忠邪莫逃宗社萬年無疆之福聖子神孫
萬萬年無疆之規端在此矣疏入上大怒下詔獄械繫者
數年雖處夏抑中端擬正直獄卒咸敬信之久之得釋會
尙書熊浹有所陳論上大恚曰我固知釋爵諸妄言歸過
者立至矣命卽與給事中怡郎中魁俱就逮爵時抵家方
十日忽錦衣校至曰若復來乎校素敬爵慰之曰吾欲有
他往特一省公爵笑曰吾知之與校同飯飯獨食校不能
堪爵啗茹自若食已曰行乎校曰宜一入爲別爵立屏前

曰朝廷有旨見逮吾行矣卽攬袂行復再踰年乃出歸老田里終身不言仕進

馮恩字子仁吳人嘉靖癸未進士爲行人出勞兩廣總督王守仁遂從守仁學守仁嘗語人曰任重道遠其在馮生哉選授南道御史故事御史有所執訊甫具移刑曹郎俾爲獄不復相關恩必從曹錄獄牒問諸曹郎噪其尙書謂御史屬吏我尙書以語恩恩曰御史非欲屬吏公諸曹也欲因以知事首尾衡可否耳尙書屈道著爲甲令尋疏論留守魏國公不當越江役諸衛卒魏公懼不敢役已巡上江故事遇卒獲盜多算爲殿最恩歎曰是必有孽盜以免

明書卷一百八

九

殿者下令卒畫地而程之以不被盜爲上功獲多而核者次之民自是不虞盜誣時汪鉉爲南掌院指揮張紳最幸挾而殺人恩立訊寘之法鉉時以上寵故勢張甚請大計時南諫臺毋得先論擢侯畢事始論摘其尤者部院更衷之恩謂南諫臺論摘在先北在後皆所以詳核官邪司察漏網今乃欲自收寄而奪耳目之任不可上疏力爭得如故事鉉復險能伺上旨沮折其屬又阿諛時相數更職守以自固恩復極論之時上方喜任張學敬等議建南北郊又欲令皇后出蠶北郊而摘其不合者著論以邪徒闕之中外愾愾莫敢抗恩獨上疏以爲陛下必不忍以敢言之

明書卷一百八

十

士爲邪徒此殆左右奸佞欲售其說者陰誣之耳今天下士風日敝以緘默爲老成以順史爲平易以持立爲矯激有所建白咸指爲沽名言及左右輒置之遠譏不惟父母妻子怨其不能持祿保身而朋友故舊絕迹往來以避權臣之怨陛下尙猶以邪徒目之則惟有甘心作仗馬而已古者天子躬耕藉田以供粢盛后親桑蠶室以資黼黻文章未聞出郊而蠶也今士庶之家少習禮教者必以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爲美俗朝廷爲四方取則焉可舍九重而遠出郊廂外是禮行後世有特書者曰后親蠶於郊議外也視陛下爲何如主至於南北郊高皇帝未定制也分十年而合合百餘年而列聖繼之未有改也今陛下一旦改之行夏之時而顧復周之祭先天後天則尊卑之義不明分天分地則神明之志不通夫百年而成一旦而毀中人之家守先業者尙知其不可而况陛下爲天地子爲宗廟社稷主哉陛下服歷大位九年於今矣以爲治耶亂耶安耶危耶太倉水衡供億不足那貨盡至矣三輔近畿關陝河洛赤地千里人且相食矣兩淮旱蝗草莠木葉亡子遺矣江淮大水歲課不登爭流竄矣閩海叛卒至殺兩長官矣地震星孛產妖作異草木變怪禽獸爲孽置郵不絕書靈臺不絕奏陛下下了不知卹而沾沾焉以爲治安今日頒

手詔明日降敕論紛更變亂欲以追前王軼後世臣故知其不可也乞速停二議宏開言路以堯舜之用元凱爲勉以唐宋之徇林甫安石爲戒僅報聞當恩自以爲必得達而上寬之益感奮思報會彗星見遂極論汪鉉爲腹心彗并及時相臣遂做范希文百官圖例悉品諸大臣以某賢富簡用某不肖當斥其詞旨峭厲上大怒馳遣下詔獄苛究所主名榜掠慘酷執語不移尋移刑部獄得從輕比上奪尙書王時中職侍郎開潤俸郎以下皆違謫乃比附上言大臣德政律論斬時鉉以北掌院還太宰王廷相代之上言恩律不合不聽尋當論報例會審關門鉉宜執筆故

明書卷一百八

士

令校卒持恩轉膝面之恩起立不跪鉉怒謂汝上書欲死我既下獄復欲爲厲鬼以死我今我死汝矣恩叱曰若安能死我若欲弄天子法耶鉉益怒謂因何敢叱大臣恩曰大臣而無君人人得而誅之何但叱鉉撫謂爾獄因何得受人偷恩笑曰如若言不過以義藁體耳不至如若以選人市且實以數事鉉怒甚推案下欲毆之廷相曰馮御史何絮爲祖宗不殺諫臣百七十年矣豈以爲快心破祖宗法謂鉉曰有法在以法論御史則可以怒論御史不可禮尙書夏言亦曰此豈非公私家耶乃止鉉捉筆直署情真恩挺身出觀者嘖嘖稱歎謂其膝鐵口亦鐵膽骨皆鐵因

目爲四鐵御史上頗聞其事是冬得不死初審後有遺以鴆者曰毋再尋恩不受曰不聞王新甫語我豈兒女子耶御史陳言不當伏毆刀都市以伸明主法何言辱恩在獄其子行可甫十三歲卽伏闕上書白冤狀括髮短後衣簪楚長安街中見一要官舉過卽攀跪泣請其辭絕酸楚不忍聞皆掩耳促昇者疾過之如是二年年十五會冬事迫乃刺血書疏大略言臣父恩幼而失怙祖母吳舍餽哺之以長成有今日不幸私憂過計欲爲陛下作一吠奸之犬而頓忘逆鱗之戒遽陷大辟塗炭都市竊念祖母吳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臣父今日死祖母當以今日死

明書卷一百八

士

臣父明日死祖母當以明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焚然一孤甯得不死惟冀陛下哀憐之轉臣置辟而赦臣父得以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戮臣不傷臣心臣被戮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上有旨下法司更審刑尙書誦賢乃以前律不合請報減死戍雷州時鉉亦以姦事罷至雷州里父老紳衿皆師事之居六載教歸雷人祠之十賢堂以配宋之遷客寇準李光輩時母吳年九十恩亦六十每盡色養猶蒸燕孺子慕恩材大蚤廢亡所施居恆慷慨謂猶可以爲德於鄉乃拯計然之策久之藁大裕爲贍其宗族親友之貧不啻數十百指或授之室或資之學

或卹其死又爲贖人之子及產賑饑施藥餌始恩急治生人多疑之既伺其所爲乃曰焉公殆爲他人治生耳穆宗卽位旌諸言事者恩已七十銓曹欲用之而難其老乃疏進大理寺丞禮部請特旌行可爲孝子表其處行可懇辭不許於是父子忠孝事大著年八十五卒祀鄉賢行可後官光祿署正歷遷應天通判剛正如其父有事預中貴人皆憚之戒曰此馮御史兒勿犯也致政歸大約行宜皆不愧先躅云

贊曰疾惡如仇執理如石原死大禮案致鬼泣爵本昌言恩稱四鐵禮義洞徹發議正直兼麗星雲何須榮遇

明書卷一百八

三

史官曰世宗稱英明自謂博雅以疆毅爲用恥見諸於讜議而忽受蔽於姦欺以尊親之過夷管賢俊原之死也惜哉璉夢以議禮貴貴縱矣授其縱鋒必廢混衆之不死命也爵正直可感獄卒縶騎而獨格於懷主然其言千古壯之恩父子忠孝足以風世其有功名教大矣孔子曰吾未見剛者若此者可以當之矣

楊繼盛沈鍊海瑞傳

楊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洪武中小興州數被寇詔徙其民內地繼盛始祖百源徙容城家焉七世生繼盛幼有奇質父富謂人曰日者言吾門當縣大豈是子乎七歲

母曹卒其父賡陳始日夷公於豎使牧飯牛牛肥踰年從牧所閒往里塾觀里中兒誦讀揖遜而心好之歸謂兄繼昌請得受里塾學兄曰若幼何學乃斲然曰夫幼任牧牛詎不任學兄言於父富奇而聽之繼盛竟學然不廢牧也十餘歲父卒久之兄坐邑賦踐更繼盛往代踐更至十三始從師受經十八補邑諸生讀書僧舍自勵刻苦恆讀至夜分燈且盡暝坐而思屬文誼會寒無下襦遮屋行且溫誦日所臆令脛以上微暖得稍假寐五鼓起汲水手凍屬於纆呵之乃解其明年春諸僧病疫且甚同舍生俱亡去繼盛獨曰吾去僧誰爲治湯藥者乃吾死僧矣則爲之親

明書卷一百八

高

喪事問醫調藥餌僧以次愈而兄病疫亦作報至奔歸日夜不解衣而侍尋愈時人異之爲語曰疫無鬼以爲不信視楊子庚子舉鄉試明年辛丑下第入太學繼昌以入太學有負笈費乃乘其出子嬪以八石穀廢箸及游太學有聲薦紳遞館穀之稍稍具囊中裝而歸治農有天幸輒歲竟事歸爲酒召其姻族奉兄觴曰始弟所以默而從廢箸者懼不勝負笈費爲兄累今幸有餘鑑足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宇下爨兄愧許會復當計偕有司以十三金爲路費悉推兄使輪邊獲散官級曰吾道近可徒也甲辰復下第再入太學丁未舉進士高第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署郎

事與考功郎鄭曉友善曉素負鑒以裁一世士而獨愛重之謂人曰夫夫非吾所及也別宿弊立章程吏曹肅然曹事簡稍用力詞章久而厭去之是時關西韓邦奇爲兵部尙書邦奇大儒繼盛始從之而受樂三月而得其數乃謂邦奇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者也有器而後有聲夫器理所寄也乃構桐竹絲漆手製管和矣已製琴已瑟若簫笙塤箎之類諧而合奏之若一以復邦奇邦奇大悅曰技更進是乎居吾語汝吾欲製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何如繼盛退而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夢大舜坐堂上投以金鐘使擊之謂曰此黃鐘也繼盛醒而汗悅若

明書卷一百八

五

悟者起篝燈促復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管成邦奇撫膺高蹈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成而九鶴飛舞於庭其應乃在子耶邦奇既歸老語繼盛樂不止以盡子吾爲子悉吾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之書而授子繼盛乃徧習焉而會諸寮有講聖門之學者又從講學人或謂此曹子什伍實聲譽奈何中之繼盛曰道在人志耳子不聞夫商邱中誘而投火以得寶者耶庚戌秋敵大舉躡京師而南南中議發兵入援噉哨當往者繼盛奮曰主辱臣死卽無一兵從我丈夫獨身取單于耳會敵退而止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時戚甯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

兵政天子虛已聽之而鸞驕且內畏敵敵請於二邊互市市馬鸞主之奉以中國幣帛議遣使繼盛乃上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大略謂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也敵踐躡我之陵寢虔劉我赤子而先之和忘天下之大仇其不可者一往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以天朝堂堂而下與犬羊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威重其不可三天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敵今謂國家厭兵無所用磨豪傑效用之志其不可四庚戌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美衣餽食而自肆懈

明書卷一百八

六

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往者邊臣私通敵使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句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關邊方通敵之門其不可六伏羌之莽在在有之往者厭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懼而奉彼乃爾其何有於我聞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七敵昨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無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尙有人乎長族輕中國之心其不可八敵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邊敵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卽入寇入寇矣而駕談他部我旣無所攝問之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

實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族狡詐之計其不可九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之後敵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爲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凡爲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修武備夫敵至無懼也至無知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釁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一資吾軍則又非也既知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敵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資以奉彼益大矣此三謬也曰彼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

明書卷一百八

七

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眾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已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非爲公卿大夫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然而有爲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而外懼敵之重勢內迫國家之深恩則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懼敵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夫知而莫爲一言止之者是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陛下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爲陛下勒燕然之巔懸旄答

之首於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奏上壯之下相嵩等八臣議咸唯唯仇鸞悅憤曰豎目不知宜其易之乃密疏入上意遂中變下繼盛詔獄就置訊持論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典史狄道在陝西之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而狄道令嚴重之不敢煩以事繼盛請曰余典史也不敢有他請請得從典史事令賢其意而許之繼盛務益共敬其職冬月受請讞竟莫弗倦臨洮民翕然稱其神明卽監司以難獄猶豫者輒問其云何不及令也少暇則進邑諸生爲講說文義大指諸生人人得意恨見之晚捐俸祿益之束貲買東山超然臺剎立書院以居諸生祀伏羲而下

明書卷一百八

太

至周孔配以濂洛關閩諸賢狄道之旁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梵典繼盛召而約束焉爲立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諸生日益眾無所取食乃集邑夷搜飛灑者伏糧得三十石而齎所乘馬及妻張服裝買民間最重賦地二千畝白於府以伏糧子之儉故井田意剖授諸生父兄使畝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費又買城西廢圃使茹蔬而引洮河之水灌溉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勝讀矣邑故有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繼盛挾衛指揮單騎往召生番諭之咸服曰楊公卽須吾穹廬且舍而况此煤山耶邑遂不苦薪時有稱巡按御史使下邑責

需褐者乃持其人曰御史無責褐也責褐卽御史吾且得請之其人大窘郡守尉爲旁解得脫去自是無來責邑褐者矣居狄道將三年其吏民愛之呼楊父諸生稱爲關西夫子是時數敗約入寇仇鸞奸復露罪至族繼盛言大售上念之稍遷諸城令之諸城月餘卽遷南戶部主事之南戶部三日而遷刑部員外郎道復調兵部武選當是時嚴嵩最用事惡仇鸞刺骨而善繼盛策以不得立貴之爲恨然天下之惡嚴嵩甚於惡仇鸞繼盛始遷刑部卽欲移疾歸旣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詫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妻張秀笑曰公休矣且歸耳曰何謂也曰夫一

明書卷一百八

九

仇鸞而因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爲休矣且歸耳繼盛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夜密草疏論嵩抵任之十二日爲癸丑元日將上之會上方怒諸給事有所行遣繼盛已抵關門矣趨出更十五日而齋齋三日乃上疏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鸞威屬問官鍛鍊必欲置臣於死陛下持寬其罰不二年問復至今職夫以孤直罪臣天地隆恩不死逆鸞之手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強敵爲急在內

之賊惟嚴嵩爲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絕強敵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嘗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罪嵩之姦倖又善爲掩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陛下之仁惡又冀嵩之感恩而歸於正故嵩猶得竊位至今爲嵩者乃日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幸於得陛下之留而愈無忌憚眾惡俱備四端已絕幸賴陛下誠敬格於皇天天心仁愛屢示災變以警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而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

明書卷一百八

十

叛臣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叛也夫人臣而背君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急且孤矣不意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陛下之權侵百司

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其至失事又駕罪於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踰僭嵩一以票本自任蓬竊威福之權陛下用一人嵩卽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又號於眾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有一人嵩卽謂之曰我救之也及陛下罰一人嵩又號於眾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嵩竊陛下之喜以市己之恩假

明書卷一百八

三

陛下之怒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臣不意陛下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此竊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如此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印行爲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於彼而後已也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

明書卷一百八

三

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票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取題疏方上滿朝紛然已知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鍊劾嵩疏陛下發大學士李某票擬某卽使所善問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令文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卽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矣是嵩卽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謔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乃爲壘斷之計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爲總兵御史黃如桂爲巡按朋姦比黨譟張爲幻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級功造冊繳兵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效忠嚴鵠皆世蕃養養臭乳子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卽至軍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爲工部尙書陳圭託疾得掌後府黃如桂驟遷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私黨此僞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

冒功杖死遣戍皆嵩有所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籍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強敵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奇干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指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丹兒軍功世蕃亦藉以陞詹嵩父子於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故嵩嘗自歎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互相誹謗以混初黨之迹敵陛

明書卷一百八

重

下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鸞之所以相反者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句敵背逆者皆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前胡虜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墮歸此一大機也而兵部尙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寇飽自退耳故汝夔傳令不戰及陛下建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也吾爲密疏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給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給國而以死給汝夔也此

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其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逼令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察留用夫應豐乃陛下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部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陛下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考察大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厲天下

明書卷一百八

重

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撓於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爲心惟日以賄嵩爲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徧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哉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爲輔

臣諂諛欺君貪污率下通賄慝勸者貪如盜賊而亦薦用
奔競疏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
蕭繹者以爲有才勵節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
事卑汚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
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
尙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尙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
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
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之聰明而若不知
者陛下待臣子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陛下之姦入於至
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乎墮其術中而不覺

明書卷一百八

五

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於左
右侍從嵩欲託之以伺察聖意先用重賄結納於陛下一
言一動無不報嵩報則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
皆預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以悅陛下之心陛下悅嵩之
能盡合而謂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陛下之左
右皆賊嵩之間謀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
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
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
干涉卽爲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
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撙飾是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警犬

其姦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厥衛衙門緝訪之
也嵩則令世蕃將厥衛官籠絡迫結姻親夫既與之親又
豈忍發露其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
此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陛下
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牙乃賊
嵩之爪葛其姦三也厥衛已經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
嵩於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
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輾圓融
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
出差則爲之餞贈或心有所愛憎則授之論刺爲嵩使令

明書卷一百八

五

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卽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既如此
附嵩之效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甯忍於負陛下而不敢
於忤權臣也是陛下之耳 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
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亦可懼也嵩又令
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
託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
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爲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亦先報世
蕃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
相倚附各部堂司太半皆嵩心腹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
人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是陛下之臣工多賊嵩

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請官邊方往返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沈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覲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願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陛下况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為禍更深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陛下者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

明書卷一百八

三

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振胡虜畏陛下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上悲其懇而嚴嵩方以他事得上意搆之復下錦衣獄詰以何自引二王對曰非二王嚮不憚嵩者且王家事渠甯不憂為嵩敗耶獄具詔杖至百有遺以蚺蛇膽謂服之可以禦杖繼盛笑曰吾自有膽何蚺蛇為卻之第飲一卮酒畢受杖送司寇獄公創甚至夜半而蘇獄吏內畏嵩屏去藥食乃碎甃盤手破

諸腐肉血稍稍起刑部擬以詐傳親王令旨律絞中外駭且怪以人臣阿私侮三尺不宜至此耶中史君佐稍持獄謫之擬重辟之侍郎王學益遷矣繼盛以冬月行論從容讀書不輟且曰丈夫會有死死分耳天得無稔嵩而後僇之耶將奈國體何是時海內傳錄奏疏至紙為貴繼盛當出朝審諸中貴人夾道指目勞以酒肉袖白金而遣之至枳道不得發悉謝不受或謂中貴人是不斷斲若曹者曰楊公天下義士今得見之幸也即斲斲固當而又竊指所繫三木歎曰奈何不以囊嚴嵩而囊楊公也上意且惜之欲免死居二歲而獄有失律逮冬月行盡人藉藉謂且不

明書卷一百八

天

免司業王材謁嵩請曰公不憂萬世耶嵩曰吾行當為救之且卜之材復前說曰卜之鬼乎人乎夫人則奚卜也而卿胡某耶懋曰不可公不聞養虎自遺患言已嵩領之已更有蜚語聞上竟以十月朔論死乃為詩二章其一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天王自聖明制作高千古生前未報恩留作忠魂補慷慨曼聲長嘯以死既死之七年而嵩姦狀大露上采御史鄒應龍言逐之歸成其子世蕃又二年而御史林潤白發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其家資巨萬萬嵩削籍寄食於人饑而死又三年世宗崩遺詔哀錄諸死諫者名居首贈太常

少卿錄子應尾太學生諡忠愍立祠保定額曰旌忠後人稱之曰椒山先生妻張婉嫺有志操嘗上書請代死不允有許其婚而悔匿者都御史王遴爲兵部郎富繼盛下獄慨然以女其子先是踵繼盛抗疏論嵩者有給事中吳時來主事張紳董傳策皆相繼竄謫焉

沈鍊字純甫越人也生具異質少慧挺長從王守仁學守仁一與語卽奇之曰沈生千里才也嘉靖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澤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衛赤子爲急用伉儷忤御史調簡莊平以外艱歸除補清豐錦衣帥陸炳每仰其風請得爲衛經歷至則與鈞禮不敢以分相加炳

明書卷一百八

无

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鍊間從世蕃飲世蕃虐所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強灌之鍊取解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喜與尙寶丞張進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鳴鳴高唱出師二表已慷慨受登長嘯或立數行下於時闕入塞都門不敬世宗御齋宮宴之會獲壩上內官爲嬖書附以進曰子我幣通貢印解圍不吝歲一髡而郭時禮尙書徐階要諸大臣以御朝請下其書會文武羣臣計孰便國子司業趙貞吉曰何所謂貢也彼傳城而軍我爲城下盟竊以爲天子宜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醒言者旌功臣固當自退而檢討毛起嘯喙言吾姑寬以子貢而出之

而後讓守便貞吉廷叱之爭之堅鍊復爲申貞吉理不休吏尙書夏邦謨倭問曰若何小吏也鍊目攝之曰大吏喋弗言故小吏言胡怪也古不云主辱臣死耶邦謨意不自得罷而階難持眾議上竟弗予貢次日日出視朝有所誅進矣是時鍊氣甚壯欲力吞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情歸必大勝報聞罷蓋是時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見事急則若爲閑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迫誅益入昧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賂價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是鍊泣語

明書卷一百八

辛

遜業曰詩不云乎欽欽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威則具是違謀之不威則具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卽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嚴嵩父子翼虎風社誤國大計請修之以謝天下邦謨河私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鍊昔喧嘩亡人臣禮今復誣誅大臣自爲名廷杖六十謫田塞外先是貞吉亦坐他事謫斥鍊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買某者傍睨鍊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者耶揖之入徒家而家鍊里長老問知鍊狀成喜助薪粢各遣其子孫來從學鍊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競爭爲言嵩

以快鍊鍊亦喜里人至爲偶人三象李林甫秦檜及嚴嵩
商榷之語稍稍問嵩父子銜之適侍郎楊順總督宣大順
故嵩客前總督樊繼祖還懷不敢拒敵俟其解則縱吏士
斃死人首或夜微避兵人修之以爲功鍊鍊得其首主名
貽書謂之繼祖恨甚既得代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
已敵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坐益縱吏
士殺僇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鍊鍊復廉其狀貽書謂順諱
加峻且賦詩及衆府者二或謂鍊鍊遷人非有言責毋爲鍊
怒曰吾向者豈有言責耶若視吾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
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

明書卷一百八

三

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
擊劒習射將以問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卽以屬
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
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又嵩客也
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擄事成大者侯
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笑捕諸白蓮教通夷者竄鍊鍊名藉中
以謀叛聞而繼祖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僂公籍其家遂
子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卿寺用順猶怏怏曰丞相負我
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鍊鍊二子袞袞杖殺之移
檄越進鍊鍊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

吳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上怒嵩不及爲之地急下
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久之嵩敗世蕃死御史維新
復論順罪而微爲義理還其諸生穆宗卽位詔褒言事者
鍊宛始白贈光祿少卿賜祭錄少子袞太學襄應貢乃上
春官伏闕上書極言順楷殺人奸黨狀會科臣羣劾詔下
順楷司寇獄論抵罪當冠掠近郊時都門閉鍊急謂炳勿
閉門閉門子敵民矣炳言於上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
鍊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創其牢騷憤激之氣
往往多楚聲以故人感讀而憐之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以鄉舉爲南平學諭初至謁上官止

明書卷一百八

三

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云孟子言爲貧而仕
者非也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無在非道而尤莫如教職蓋
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其職亦何尊且難乃稱爲貧哉
自世沿此說不察故居此官者多妮妮不舉其職士習疊
而吏治踰所從來矣持論若此尋進淳安令清嚴邑也地
瘠而民膏所產茶竹杉柏外無他物且重嚴褊悍民易逃
匿山下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又當新安下流
諸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不可支瑞慨然思拯之至則
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爲奉法字下
意甚悉竟日散去人皆畏服無何度田定稅不使窮富得